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蜃樓志 第二十二回 授中書文士從軍 擒護法妖人遁土

富埒王侯，貌欺潘、宋，恂儒雅溫存。輕財好客，豪氣欲干雲。爭羨風流張緒，誰知是、年少終軍。持文檄，三城納款，五日立功勳。紛紛回首處，魚蝦戢浪，虎豹潛氛。看旌旄靜卷，拊舞歡欣。丹詔飛來海嶠，授爾職、郎署修文。篆煙裏，嵩呼叩首，瑞靄漾氤氳。試眺城樓，飛不盡，塵煙羽檄。多半是，科頭跣足，蛙聲紫色。老稚已教填鬼錄，丁男更復櫻鋒鏑。待何時，洗滌舊山川，歸圖籍。命將帥，膺旄鉞。擒元惡，除餘孽。奈賊氛甚熾，風還六鷁。小醜遊魂隨鐵棒，渠魁遁土歸槽櫃。逞兇頑，縱火煽妖風，誇無敵。

摩刺從殺退胡成、任恪之後，日以聲色自娛。後聞霍武辱他使人，勃然大怒，定要興兵吞併，那海元等再三勸他不可再樹一敵，也就罷了。因在府中大興土木，造起「任意樓」、「迷心閣」、「解脫軒」之類，將燈市中所選良家女子充實其中，自己肆意鯨吞，恣情狼藉，侍著他會默運元功，納龍吞吐。誰料精神有限，美色無窮，漸漸運氣之法不靈，放而不能復納，禁不起那眾女子的吸髓收精。因想起從前有許多先天丸藥，可惜失落省城，此時再要合起來，偏少了那海島中許多奇鳥異獸。

後來聽得探卒報說姚霍武全師歸降，曉得自己孤立無依，將來定有一番廝拚。因思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。近日用度浩繁，無甚剩餘的糧餉，吩咐海元等四人，各領二千兵卒，四路攻城，一則取些倉庫，一則多取幾城以自輔。奈各城守都受了任提督密諭，緊緊守城，不許出戰，四護法無功而還。摩刺只得叫他們到鄉間去問這些富戶借糧，為自守之計。

這日正在任意樓中取樂，伺候的稟說：「孟將軍領著一個京裏人要見，說是向來伺候過王爺，特來投誠的。」摩刺吩咐：「傳他後殿進見。」頑了一會，蹀將出來，正面坐下。兩邊排著百來名刀斧手，那人上前叩見。摩刺喝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？叫什麼名字？可是從廣州來做奸細的麼？」杜壘道：「小的杜壞，向在關部中跟隨包進才的。佛爺升了王爺，就不認得小的了麼？小的只曉得伺候主人，卻不曉得什麼奸細。」摩刺道：「你那關部已經壞事的了，你到這裏做什麼？」杜壘道：「小的自赫大人柑抄之後，無處投奔，因拾了王爺的兩件法寶，即要送來。因官兵阻住了來路，打從惠州轉折，又被姚霍武手下兵卒拿住，禁了一年。目下姚霍武投降，小的纔能到此。」說畢，忙向懷中取出一個金漆葫蘆、一個包袱，雙手呈上。摩刺一見兩種舊物，心中大喜，吩咐杜壘站起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很難為你！你如今到這裏，要做什麼官？」杜壘道：「小的動不得刀槍，不懂得筆墨，不敢做官，情願伏事王爺，求王爺收用。」

摩刺道：「很好。我這裏便少了個把守內宮門的人，就派了你罷。你原是關部舊人，那四品王妃宮中不妨出入傳話，只不許走進任意樓、迷心閣等處裏邊去。」杜壘磕頭謝了，就在宮門外三間側房居住。便有許多伺候的過來磕頭參見，稱他老爺。

又有許多受偽職的文武官前來賀他，倒很熱鬧。次日，伺候摩刺早朝已畢，他便跟進裏邊，到品娃等宮中叩見。四人都問了一回舊話，纔走出來。到各文武官家中回拜，也有留茶留酒的，至晚方回。

卻好摩刺傳出一枝令箭，著他傳諭周于德，催促各路糧餉繳令。杜壞便持了令箭上馬，至周頭目府中吩咐明白，回來已是一更天氣。走進宮來，要回摩刺的話，打聽摩刺在解脫軒中夜飲，不敢進去，叫侍女傳稟。回說：「王爺知道了。」杜壘慢慢的走將出來，打從品娃等院門前走過。那品娃等因摩刺棄舊憐新，整月不來外院，未免生怨悔之心，今早見杜壞到來，反覺十分親熱。況且杜壘是個標致小官，那一種風流神采，婀娜豐姿，令人慕愛。正在倚門斜立，盼望摩刺到來，卻好杜壞走過，便喚他進來，問道：「你到那裏去來？」杜壘道：「小的回王爺的話，在解脫軒外伺候了一回纔來了。」品娃道：「王爺在那裏做什麼？」杜壘道：「小的沒有進去，不曉得，像是同眾夫人飲酒的一般。」那品娃歎了一口氣，便吩咐侍女們：「將各處的門都關鎖上了，這杜老爺是我們的舊人，快請三位娘到來，一齊賞他酒飯。」侍女答應去了。

杜壘道：「小的雖蒙娘娘抬舉，只是小的不敢領賞。」品娃笑道：「是我們賞你的，你怕什麼？這裏比不得關部中，沒有人敢泄洩的，就是王爺知道，也禁不住我們。你放大了膽子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進內。那侍女們已把杜壞扯拽將來。一時那品嬌等三人都到，酒已擺上，山珍海錯，羅列滿前。四人叫杜壘旁坐，侍女斟上酒來，各人勸飲。這酒是摩刺用藥制過的，十分冽切。杜壞本來無甚酒量，竭力推辭，那禁他四人再三不准，不覺的頭重腳輕，睡倒席上。品娃吩咐撤去酒席，四人將他洗剝上床。這杜壘因服過摩刺的先天丸，厥物苗條，光彩奪目，四妃開門揖盜，輪流大嚼，以解渴懷。原來這樣做局，從前非止一回，亦非一人，那侍女們都是司空見慣的，只有杜壞，一覺醒來，未免栗栗危懼。四人慰貼慰諭，杜壘稍覺放心。沉箭在弦上，有不得不發之勢，因與四人盡力盤桓，四人都贊他少年勇猛。從此，杜壞與品娃等打成一局。眾侍女一來恨摩刺的殘虐，二來又得了杜壘的甜頭，那肯泄洩？杜壞日日伺候傳諭摩刺的言語，頗有威權。按下不表。

再說卞如玉外面雖甘淡泊，乃心銳意功名，因見李薇省奉旨完婚，十分榮耀，自己立意上進。是歲又值正科鄉試，在蘇府目不窺園，手不釋卷，竭力揣摩。曉得匠山是江蘇名宿，因將制藝請教他。匠山讚不絕口，只叮囑他說：「格局不必謹嚴，心思不必曲折，典故只好用習見，切不可引《荀》、《列》諸書。文章只要合時宜，斷不可學歐、蘇一派。這便是命中之技了。大約房考試官都以此種得科名，即以此種取士子。小弟文戰二十餘年，自己吃了虧，自分青衿沒世，老世臺當視為前車之覆轍。」如玉心領神會，後來另用了一番功夫。

正值薇省已經滿月，匠山叫他帶了媳婦還鄉，侍奉祖父母半年，也算代父盡孝。薇省因拜辭各官及諸親友，擇日還鄉。

那阿珠與母親、生母、諸嫂、妹子離別之情，真是難分難捨。

無奈出嫁從夫，萬難自主。過了端節，夫婦二人帶了許多僕從，竟是飄然去了。吉士送行回來，他母親還淚流不止，因勸道：「珠妹妹隨著李妹丈回鄉，夫榮妻貴，乃大喜之事。過了二三年，妹妹思家，可以歸甯的，母親何必徬傷？」毛氏道：「我原曉得女生外向，像我這樣年紀，何嘗還想著家中，也因路遠了些，四五年不通音信，倒也罷了，這珠丫頭熱刺刺的整千里路去了，教我那裏割捨得來！美兒的事，你須打定主意，贅在家中，斷不可又叫他遠去。」吉士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卞妹丈家橫豎近這裏，可以不時往來的，只怕卞妹丈也做了官，這就拿不定了。」毛氏道：「我聽得他們說，卞家女婿日夜用功，你還勸他將就些罷。做了官有什麼好處？你看屈大人做了巡撫，還被強盜拿去受罪哩。」吉士笑了一笑，正要回言，只聽丫頭稟道：「外邊廳上有許多報喜的，說大爺做了官了，請大爺出去討賞。」吉士笑道：「纔說做官不好，又鬧起官來了，那個去做他！」走出外邊，原來是督撫會奏本已批下：「姚霍武准以參將用。其附從十四人，著該督撫以守備、千總等官酌用，克日領兵征剿潮匪。生員李國棟著以五品京堂用，貢生蘇芳著以內閣中書即補，俱隨軍參贊。總督慶喜加一品銜。巡撫申晉加二品銜。」吉士看了京報，賞眾人。即有督撫處差人來說：「明日齊集撫署，會議事件。」遞上傳單。吉士說聲「知道」，即吩咐備轎，先往督撫轅門致謝，並到匠山公館及姚參將署中。

回來，那督撫、司道已都差家人持帖道喜，府縣文武各官賀喜者紛紛不絕，吉士一一打發家人繳帖謝步，忙亂了一天。明早親往各衙門拜見。

那中書雖係七品京官，卻很有體面，寫著拳頭大字的字帖子拜人，見大學士只稱門生，見六部不過長揖，督撫、司道等官俱從中門出入。當日吉士回拜了各官，便往撫署，會議征剿潮州之事。議得權以姚霍武為大將軍，李國棟、蘇芳為參謀，督標副將巴布為左軍，潮鎮總兵官鍾毓為右軍，都受霍武節制。撥督標兵馬四千、提標二千、撫標四千，又潮鎮鎮標二千，共一萬兩千，馮副等將佐二十員，一同征進。拜本後，飛催鍾毓，只在潮州會齊，定于五月二十日起程。

吉士順路拜望親友回家，他母親、妻妾聽得奉旨從軍，未免心驚膽戰。他母親先于內廳擺酒，算是賀喜送行。吉士雖則心上坦然，但他母親既懷著鬼胎，惠若等又面有憂色，飲酒自然不樂。有時人《從軍行》一首，道得逼真：

古來戎馬間，軀命常草草。
一身既從軍，生死那得保。
此意暗自憐，未敢向人道。
作氣自振厲，命酒豁懷抱。
妻妾則已知，顧勿忍深考。
聞出一語商，似預籌未了。
亂之以他辭，中心各如搗。

吉士在蕙若房中宿了一夜。次日，那些送賀禮的還擁擠不堪，吉士吩咐家人一總收下，登簿記明，候潮州回來張筵請客。至各官各家餞行酒席，一概致謝。天天領這班妻妾們的盛情。

過了幾天，姚參戎挑選兵卒已足，回明督撫，會同李參軍、蘇參軍一併起行。慶、申兩公同了文武各官出城遠送。姚霍武拜受了將軍印劍，督撫、司道都遞酒三杯，又遞了兩參軍的酒，犒賞了眾軍，方纔回城。霍武升帳，與兩位參軍坐定，各將佐參見已畢，便傳下號令：命秦述明、呂又達、何武領二千鐵騎為前部先鋒；巴布為左軍，以王大海、褚虎為副；鍾毓為右軍，以蔣心儀、穀深為副。中軍副將便是馮剛、尤奇、楊大鶴、曹志仁四員，許震、戚光祖、韓普督運糧草。祭旗放炮，浩浩蕩蕩殺奔潮州而來。

此時正當溽暑之候，山川盡赤，天地如爐，軍士們焦額汗顏，十分苦楚。幸得姚中軍愛惜軍兵，與同甘苦，天明早起，晚上多行，午間暫駐。李匠山又制《六月從軍歌》教眾軍習唱。

十日之內，抵潮州。

那摩刺正在瓊樓避暑，璇室迎涼，忽然接了緊報，大笑道：「六、臘不交兵，姚霍武徒有虛名，不知兵法，不到一月，他那幾個兵將都做了火焰山的鬼了。」即發下令箭，傳諭四護法：「各領本部兵先出城下寨，緊守寨門，不許交戰，候咱到日定奪。」秦述明打聽得潮州已有兵馬出城，便離城四十里屯住，伺候大軍到來。

次日早晨，姚中軍等三軍已至，秦述明便稟明：「前有賊兵下寨，我們也未索戰，他們也未挑兵，候主帥定奪。」霍武吩咐討戰，二人一聲答應，即領本部兵直抵賊營。叫罵了半天，並無一人答應。悶悶回營，至中軍稟明。霍武十分疑異，吉士道：「聞得賊狡狴異常，慣用劫寨之計，出人不意，胡制府因此致敗。他日間不肯出戰，想必晚上纔來。」霍武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即叫尤奇持了令箭，吩咐各營不許卸甲安睡，一營有緊，三營齊出救應。

卻說摩刺正于是日晚出城，吩咐杜壞緊守宮門，留周于德、周于利、李翻江、殷好勇四員頭目守城，帶了夏叱吒，孟飛天、帶安、顧信四人出戰。一更時分，進得營來，四護法接住，稟明日間之事。摩刺道：「他日間勞碌了一天，夜裏必定貪涼安睡，你四人快領兵劫寨，倘有準備，只須退回，我自遣兵接應。」海元等各各上馬，領著六千人馬，悄悄地殺向前營。

幸得秦述明等未睡，連忙接戰。無奈潮州兵馬推山倒海而來，眾兵立腳不牢，三將死戰得脫，比及三營救應兵來，海元等已經退去了。秦述明折了三百餘人馬，來到中軍請罪，霍武道：「是我防備不周，先鋒無罪。」次早，四營並起，直抵摩刺寨前，摩刺亦麾兵出戰。秦述明因遭挫敗，咬牙切齒，飛出陣前，海亨接住廝殺。約三十餘合，海亨漸漸力怯。海元便拍馬來攻，呂又達早又接住。海貞、海利並力上前，這邊鍾毓、巴布接住。王大海、穀深等亦與四頭且捉對酣鬥。秦述明狼牙棒緊處，早把海亨打下馬來，仍復一棒結果了性命。摩刺一見大怒，便飛起禪杖，劈面打來。秦述明雙手舉棒一架，覺得沉重。

那摩刺左手戒刀又懸腰截來，述明又往下一掠，惡狠狠的戰了十餘合。馮剛看見秦述明面赤耳紅，非摩刺對手，便目視曹志仁，兩馬齊出。摩刺力敵三將，前擋後護，左遮右攔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兵之力。何武又提著鐵棒飛騎上前，摩刺支持不住，忙虛幌一刀退下，口中不知念誦了什麼，霎時一陣狂風卷地飛來，吹得人翻馬仰，那邊兵將乘勢滾將進來。秦述明等曉得是他的妖法，正思退避，卻只見風響沙飛，不見別樣。那風又時大時小的，便不怕他，奮勇上前，將他圍住。摩刺回身接戰，就不能使法，連風都沒有了，依舊是赤日青天。

眾將士得了這陣風，倒覺涼快，一個個鼓勇爭先。孟飛天、帶安又被褚虎、王大海殺了。摩刺的戰馬著了何武一棒，把他撞下馬來，眾人正要擒他，卻已影兒不見。海元等忙收兵敗下，姚霍武亦暫且收軍。上了秦述明、褚虎、王大海、何武的功績。

呂又達左臂著了海元一箭，及五百餘帶傷兵卒，都發往後營調養。

當夜擺宴賀功。霍武與眾人商議道：「他的妖法也不見得十分利害，只是方纔落馬逃去，只怕他善于五遁之法，這就難擒了。」匠山道：「落馬不見，自然是土遁去了。這五遁俱全的，後世絕無其人，他也不過知道一兩樣罷了。明日出戰，眾將仍是輪流戰他，主帥可隱在門旗之下，賞他一箭，看他可能金遁去，這便非刀箭所能傷害，殊為費手。」霍武道：「就依計而行。」誰料次日摩刺出兵，並不交戰，他使了妖法，刮起大風，叫眾軍乘風縱火。霍武等出于不意，敗了一陣，退三十里下寨。因天氣過于炎熱，兩下暫且休兵。